

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及其影响

杨平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率先用大众化的语言翻译德语《圣经》,使《圣经》为普通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动摇了教会的权威,推进了宗教改革运动。路德的《圣经》翻译是德国乃至欧洲翻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统一了德国语言,促进了德国文学的发展,而且为翻译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宗教改革; 德语《圣经》; 翻译原则; 影响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06)04-0120-03

一、引言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是16世纪德国著名的神学家、重要的宗教改革家和伟大的《圣经》翻译家。“宗教改革”(Reformation)这一术语被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主要用来指那场发生在西欧的运动,涉及人物有马丁·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涉及范围是该区域基督教会的伦理、神学、机构改革。^{[1](p320)}宗教改革运动始于14世纪的一系列变革,到16世纪达到高潮并且一直延伸到17世纪。很多历史学家宣称宗教改革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也是现代世界的开端。^{[2](p195)}宗教改革可说是中世纪崩溃的一个回应,追究其因,还要再回到新旧约圣经中,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教皇的权威与圣经的教导不符。宗教改革力图回到创造、堕落与救赎的圣经世界观,并以此为根基来发展文化。^{[3](p74-75)}早期的宗教改革,路德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写了一系列改教文章,参与多起宗教论战,提倡修改宗教礼仪,亲自着手翻译德文《圣经》,奠定了他作为深受欢迎的改教主将的声誉。

马丁·路德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超越了基督教教义的范畴。德语《圣经》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教义的源泉而且是统一德国语言和振奋民族精神的主要动力。^{[2](p200)}路德的圣经翻译不仅促进了德国语言的标准化,而且还把《圣经》带到了千家万户和平民百姓手中,同时还对翻译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即提出了数条翻译技巧和原则。

二、马丁·路德的生平和宗教改革活动

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出生在德国艾斯莱本城。他的父亲是一位小型矿场主人,母亲是个迷信的普通妇女。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父母从小对他一直很严格。路德于1501年就读于埃尔福特大学,按照父亲的意愿攻读法律。

1505年的一个夏日午后,路德独自走在野外时几乎被雷电击毙,极度恐惧之中他呼叫保护他的圣徒说:“圣安妮啊,救我!我愿意作一名修士!”返校后,他立即将书籍卖掉,前去奥古斯丁隐修院叩门。1506年路德发愿做了修道士,一年后他被按立为牧师。1512年路德在维登堡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开始教授《圣经》课程。他在讲授《罗马书》中第1章17节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时,突然领悟保罗关于称义的教义,他的整个神学观点动摇了。路德开始明白,无需善行,惟独信心使人称义、使人得自由、使人得救。^{[4](p404)}

1517年,教会为了重建罗马圣彼得教堂筹集资金再次出售赎罪券(indulgences)。赎罪券是书面的应许,保证减少炼狱的时间,作为对购买者的回报。美因茨的大主教阿尔伯特出于私利允许在他的教区内销售,一名叫做约翰·台彻尔的修士为了促销创作了这首有名的小曲:“奉献箱里的铜板叮当一响,炼狱里的另一个灵魂就跟着跳出来。”路德对这种有价的赎罪形式十分反感,写了《九十五条论纲》批评出售赎罪券以及教会的其他许多弊端,质疑教会的地位和教皇的权威,并于1517年10月31日将《论纲》钉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这一举动是公开对罗马天主教宣战,也打开了德国宗教改革的闸门。

罗马教廷当然对此十分恼火,把马丁·路德列在梵帝冈严密观察的黑名单上,幸而有路德自己的亲王“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1463-1525)出面保护才暂时免于迫害。但路德并未妥协,而是继续挑起论战和撰写论文为宗教改革辩护。1520年6月15日教皇颁发诏书谴责路德,命令他撤回自己的观点。路德拒绝,当众焚烧了诏书。教皇大为震怒,宣布开除其教籍,并传唤他出席沃尔姆斯国会。德国皇帝和教会特使命其公开放弃异端见解,路德发表了名垂千古的宣

言：“我的良心听命于神之道。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无益处，因此，我不会宣布放弃神的道。我别无选择，这就是我的立场，愿神拯救我，阿门。”^{[5](p408)}路德再次拒绝妥协，处境越来越严峻。这时他的那位保护者腓特烈亲王安排了一场绑架，将路德劫持在瓦尔特堡一座古堡里。在那儿他开始翻译《新约圣经》。《新约全书》的德文版于1522年就在德国出版，全本《圣经》到1534年出版。

三、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原则

1. 主张用通俗、简明，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本民族语言进行翻译。既然《圣经》的读者对象是普通百姓，那么翻译中应当采用地道的德语，而不是拉丁化的德语。为了使这类不懂外语、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能用德语看懂《圣经》，就要采用人民大众的语言。路德善于吸收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语言和表达法，他熟悉各种大众化的习语和谚语，并且把它们贯穿到他的译文中去。为了寻找为大家能理解和接受的德语词汇，他常与各阶层的人民接触，经常去问家中的老妪、大街小巷的顽童、集市上的老百姓。路德通过翻译《圣经》给不少德语词汇以新的释义，使不少惯用语和成语为全国所接受，他成了统一的书面德语的开拓者和奠基人。^{[6](p41)}

2. 只有意译才能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路德说，最好的翻译方法是按照译入语的使用习惯选择最适当的表达法，用地道的译语再现原作的精髓。尽管在此以前已经有人呼吁翻译要注重达意，但是正是路德率先认识到翻译通俗易懂的重要性。他不仅从总体上捍卫他的原则，宣称只有这样民众才能理解圣经文的含义，而且还系统地总结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7](p14-15)}路德在翻译时并不局限于字面，而是努力寻找德国人如何表达原语。例如，基督说：Ex abundantia cordis os loquitur。如果逐字逐句译成“丰富的心嘴巴说出”，这就不是正确流畅的德语，当然没有一个德国人会这么说的。但是妈妈和大街上的普通人会说：“心里充满的会从嘴上流出来。”这就是他力图表达的那种恰如其分的德语。又如，当天使迎到马利亚，对她说：“马利亚，你满了恩典，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在了。”这句话就是从拉丁文直译过来的，也不是地道的德文，因为德国人不说“满了恩典”之类的话。所以路德把这句话译成了“蒙大恩的女子”。这样，德国人至少能想到天使问安的含义^{[11](p353-354)}

3. 翻译必须集思广益。路德翻译时很早就注意到合作原则。尤其是在翻译《旧约圣经》时，虽然他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水平不差，但他更愿意依靠集体的智慧。因此他组成一个翻译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专家学者，他们定期会面，讨论和修订翻译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他评论说：“圣哲罗姆尽了一个人所能尽到的最大力量，比任何人都译得好。但要是他在翻译时有一两个助手，圣灵就会像《马太福音》中所说的那样体现在他身上。翻译之事不能独来独往，因为正确、恰当的译词不总是被一个人想到。”^{[8](p67)}

4. 译者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路德的翻译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为了更好的理解摩西法典中的祭祀仪式，他让村

里的屠夫剖开几只羊来研究其内脏，当他在“新耶路撒冷”碰到有关他不熟悉的有关宝石的记载时，就从收藏家里找来类似的宝石进行研究。路德描写他工作态度时说：“我一直努力要译成纯正且准确的德文。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我会为了一个词搜肠刮肚三四个星期，有时还会一无所获。在翻译《约伯记》时，我让菲利浦先生和奥拉格拉斯先生工作得十分辛苦。有时四天才译了三行。如今《约伯记》已译成了德文，大家可以阅读、批评。现在人们可以一口气读三四页，丝毫意识不到现在一马平川之处以前曾布满了巨砾、路障。我们当时必须以流汗辛劳除掉这些巨砾、路障，使大道畅通无阻。”^{[11](p352)}

5. 提出了七条具体的翻译原则。路德研究他人的翻译作品并且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出了数条翻译技巧和方法：(1)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2)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3)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4)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5)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6)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7)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9](p23-24)}

四、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的影响

1. 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两千多年来，西方对翻译的思考说到底还没有摆脱翻译《圣经》的固定模式，对神圣的文本的“忠实”确定了人们的翻译态度，也就是说不管面对什么文本，都要采取“忠实”的态度，由于《圣经》翻译这一源头，形成了“忠实”情结。^{[10](p7-8)}忠实意味着直译，译者面对宗教经典只有“忠诚”和“服从”，不得歪曲与误解，也不得增减。路德是率先公开提出并实践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的翻译家之一，他抛弃当时流行的直译和死译的僵化翻译方法，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主张意译并坚持用通俗明了而且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从而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和实用的翻译原则。

2. 促进了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德国文学的发展。德国虽然直到19世纪才在政治上统一，但是通过路德的《圣经》的印刷出版，德语取得了一种稳定性和标准话的地位。当时德国分成许多部落和方言，没有一种方言能够充当统一文学语言的纽带。路德以萨克森方言为基础并进行了改编，还用各地的方言和作家们的词汇来加以丰富，使之成为各地老百姓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大众化语言。由于路德善于从日常用语中采集许多丰富的词汇，又因他善于运用德语创造文学作品，所以他翻译《圣经》运用德语时恰切、生动，以至诗歌、戏剧用语，甚至连教堂的唱诗班都使用他创新的德语。对此，恩格斯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路德不仅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词和曲”。^{[11](p446)}路德的译文是忠实于《圣经》精神的地道译语，它弘扬了德国语言的全部财富、力量和魅力，这是第一部德语经典之作，它开辟了德国文学的金色年代。以克洛普施托克、莱辛、赫尔德、歌德等为代表的德国作

家和诗人都是新教徒并且都从路德《圣经》中汲取了养分。²⁰ 世纪世界各地的德国人都在讲这门由马丁·路德创造出来的高地德语,他的《圣经》翻译改变了德国文学发展的方向。

3. 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深入发展。马丁·路德所进行的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一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可以说至少在中世纪止,欧洲的历史也是一部宗教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和宗教紧密结合。罗马天主教统治着整个欧洲,教皇是欧洲社会最高精神主宰,拥有跨越国界的生杀大权。教皇通过各国各地的教会对社会进行精神统治,以“神权”压制人权,以“神圣”禁锢个性,以天主教义反对科学创造,以经院哲学封杀学术自由,企图以一本《圣经》定天下,通过控制对《圣经》的解释权和阅读权随心所欲地篡改教义。路德确立了与罗马教廷说教不同的新教,严重冲击了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路德翻译的《圣经》一旦为人民大众所掌握,不仅成为他们反对僧俗统治阶级的工具,促进了他们反对罗马教会和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而且成为宗教改革的推动力,使德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变化。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运动一样强调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路德翻译《圣经》也努力加强了德国的民族意识。也使德国教会走上民族化的道路,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完成了宗教独立的壮举。^[2] (p68-70) 发生在德国的这场改革很快波及欧洲其它国家和地区,加尔文教和英国国教先后创立,形成基督教三大新教流派。因为新教国家再也不受强大的罗马天主教的束缚,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之风兴起,导致新教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文化和文明的迅速发展。

4. 推动了英语《圣经》以及其他语言版《圣经》的翻译和各国民族语言的发展。不难设想,德语《圣经》的影响远远超过德国边界。在路德改教以前各地所通行的《圣经》是以拉丁文为主,各国很少自行翻译《圣经》。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传播和德语《圣经》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开始将《圣经》译成自己的民族语言,各国语言版的《圣经》不断涌现。荷兰、瑞典、冰岛、丹麦等国语言的《圣经》直接来源于德语《圣经》。捷克宗教改革家胡斯(1372-1415)的信徒们着手翻译几种捷克语《圣经》,最终于1613年完成了六卷本《圣经》的翻译。在德国和讲法语的瑞士,约翰·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好几种本国语《圣经》。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圣经》印刷出版的繁荣,德语《圣经》的翻译就自然转向英语《圣经》的翻译,路德的德语版本导致了廷代尔的英语版本的诞生。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被称为“英语圣经之父”,是他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大众英语出版并因此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廷代尔在翻译的指导思想上也遵循路德的“通俗易懂”的原则,力求使译文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他在路德的家乡维登堡完成了《圣经》英译并且据说得到了路德的帮助。有人批评他盲目地照搬甚至剽窃路德的德文翻译,虽然最近的调查研究证明这个指责有些过分,但是很明显在他的导言和注释基本上是翻译路德的德文《圣经》。^[13]

(p173) 廷代尔的翻译几乎影响了随后所有的《圣经》版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的英文版《圣经》借用和仿效,特别是“詹姆斯国王版本”即“钦定本圣经”更是如此。

五、结语

路德的德文《圣经》翻译无论从宗教、社会、历史还是语言、文学等方面考虑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它不仅对德国人的生活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创造了为民众所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为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很难有别的著作能像路德的译作那样在铸造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以及缔造民族语言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路德的《圣经》翻译在世界翻译史和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一方面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了宗教改革运动的进程,同时还推动了德国语言和文学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 [1]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C].苏欲晓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Peterson, R.D. The Concis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英文影印版).
- [3]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M].赵中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4]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路德文集:第1卷[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5]罗杰·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M].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6]余匡复.德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 [7]Nida, E.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9]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0]许均.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2]杜美.德国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13]Pelikan, J. Whose Bible Is It? : A History of the Scriptures Through the Ages [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05.

责任编辑 邓年